堯山堂外紀/卷02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堯山堂外紀

◀上一卷

卷二十六

下一卷▶

卷二十六 • 唐

王维

〈〔字摩诘，善琵琶。岐王使为伶人，引至公主第，独奏新曲，号《郁轮袍》，因献怀中诗，主惊骇，曰：“皆我素所诵习，常谓古人佳作，乃子为之乎！”因命更衣，升之客右，召试官至第，遣宫婢传教作解头登第。后官尚书右丞。王昌龄尝称“王维诗天子，杜甫诗宰相”。弟缙，字夏卿，读书嵩山，有四叟携　相访，自称木巢南、林大节、孙文蔚、石媚虬，高谈剧饮，既醉，俱化为猿，升木而去。作相日，好与人撰碑志，有送润毫者，误叩右丞门，右丞曰：“大作家在那边。”。〕〉

王维年十七时，《九日忆山东弟兄》云：“独在异乡为思客，每逢佳节倍思亲。遥知兄弟登高处，遍插茱萸少一人”。王缙亦有《九日诗》云：“莫将边地比京都，八月严霜草已枯。今日登高樽酒里，不知能有菊花无？”

王摩诘善画破墨山水，尝自制诗曰：“当代谬词客，前身应画师。不能舍余习，偶被时人知”。东坡云：“维诗中有画，画中有诗”。

宁王宪贵盛，宠妓数十人，有卖饼妻，纤白明媚，王一见属意，因厚遗其夫求之，宠爱逾等。岁余，因问曰：“汝复忆饼师否？”默然不对。因呼使见之，其妻注视，双泪垂颊，若不胜情。时王坐客十余人，皆当时文士，无不凄异。王命赋诗，维先成云：“莫以今时宠，难忘异日恩。看花满眼泪，不共楚王言。”坐客无敢继者，王乃归饼师，以终其志。

苑舍人咸能书梵字，兼达梵音，曲尽其妙。王摩诘戏为之赠诗曰：“名儒待制满公车，才子为郎典石渠。莲花法藏心悬悟，贝叶经文手自书。楚词共许胜扬马，梵字何人辩鲁鱼？故旧相望在三事，顾君莫压承明庐。”舍人谓王当代诗匠，又精禅理，辄走笔以酬，且久未迁，因而嘲及，诗曰：“莲花梵字本从天，华省仙郎早悟禅。三点成伊犹有想，一观如幻自忘筌。为文已变当时体，入用还推间气贤。应同罗汉无名欲，故作冯唐老岁年”。摩诘得诗，谓其为己解嘲，复戏赠曰：“何幸含香奉至尊，多惭未报主人恩。草木岂能酬雨露？荣枯安敢问乾坤？仙郎有意怜同舍，丞相无私断扫门。扬子解嘲徒自遣，冯唐已老复何论？”〈（王兄弟奉佛居，常蔬食不茹荤血。缙为妾造宝应寺，宏丽无比，寺中什梵天女，悉韩干为齐公妓小小等写真也。）〉

王摩诘闻裴秀才迪吟诗，因戏赠云：“猿吟一何苦，愁朝复悲夕。莫作巫峡声，肠断秋江客”。〈（摩诘得宋之问蓝田别墅在辋川，日与迪浮舟往来，弹琴赋诗。雅好洁地，不容浮尘，日有十数帚扫治，专使两僮缚帚，有时不给。坐用雷门四老石，灯灭则石中钻火。）〉

安禄山陷京师，王维等为贼所执，维吞药佯喑。禄山爱其才，逼至洛阳供旧职。一日，逆党大会凝碧池，以梨园弟子奏乐，乐工雷海清掷乐器西向大恸，贼支解于试马殿。维时拘于菩提寺，裴迪来相看，说其事，维痛悼赋诗曰：“万户伤心生野烟，百官何日更朝天？秋槐落叶深宫裏，凝碧池头奏管弦”。诗后闻于行在。贼平，凡污贼者以五等定罪，维以此诗独免。

王维自贼中归，上表自陈请死，肃宗怜之，下迁太子中允。维以诗简新除诸公，曰：“忽蒙汉诏还冠冕，始觉殷王解纲罗。日比皇明犹自暗，天齐圣寿未云多。花迎喜气皆知笑，鸟识欢心亦解歌。闻道百城新佩印，还来双阙共鸣珂”。

孟浩

〈〔字浩然，襄阳人，以字行。性爱梅，尝乘驴踏雪寻之。世谓浩然眉毛尽落；裴祐袖手，衣袖至穿；王维至走入醋瓮。皆苦吟之验也。王维尝过郢州，画其像于刺史亭，因曰浩然亭。咸通中，刺史郑诚谓贤者不可斥其名，更日孟亭。〕〉

孟浩然极为王右丞所知，一日，王待诏金銮，召浩然商较风雅，上忽临幸，浩然错愕伏床下。王不敢隐，因奏闻，上欣然曰：“朕素闻其人”。因得召见。上令诵所作，乃诵“北阙休上书，南山归敝庐。不才明主弃，多病故人疏。白发催年老，青阳逼岁除。永怀愁不寐，松月夜窗虚”。上闻之抚然，曰：“卿不求朕，朕岂弃卿？何不云‘气蒸云梦泽，波动岳阳城！’”因放归南山。韩朝宗为山南采访使，谓孟浩然深闲诗律，因入奏，挟与俱行，先扬于朝，约日引谒，会浩然有故人至，剧饮，或言与韩公约，不当后期。浩然叱曰：“业已饮矣，身行乐耳，遑恤其他！”遂毕饮不赴。

孟浩然闲游秘省，秋月新霁，诸英毕集，相与赋涛，次当浩然，浩然即援笔书曰：“微云淡河汉，疏雨滴梧桐”。举坐嗟其清绝，咸以之阁笔，不复为继。

孟浩然曾谒华山李相不遇，因留一绝曰：“老夫三日门前立，朱箔银屏昼不开。诗卷却抛书袋内，譬如闲看华山来”。

孟浩然一日周旋竹间，喜色可掬。又见网师得鱼，尤甚喜跃。友人问之，答云：“吾适得句中有鱼竹二物，不知竹有几节，鱼有几鳞，疑致疏谬。今见二物，乃释然矣”。

李白

〈〔字太白。母梦长庚星而生，故名。居蜀青莲乡，世称青莲居士。〕〉

李太白微时，募县小吏，入令卧内，尝驱牛经堂下。令妻怒，将加诘责。太白亟以诗谢云：“素面倚栏钩，娇声出外头。若非是织女，何得问牵牛？”令惊异，不问。稍亲，招引侍研席。令一日赋《山火》诗云：“野火烧山去，人归火不归。”思轧不属。太白从傍缀其下句云：“焰随红日去，烟逐暮云飞”。令惭止。顷之，从令观涨，有女子溺死江上，令复苦吟，太白辄应声继之。令诗云：“二八谁家女？漂来倚岸芦。鸟窥眉上翠，鱼弄口傍珠”。太白继云：“绿鬓随波散，红颜逐浪无。因何逢伍相？应是想秋胡。”令滋不悦。太白恐，弃去，隐居太匡山。〈（白与孔巢父、韩准、裴政、裴叔

明、陶沔同隐，每日沉饮，号“竹溪六逸”。）〉

潼江赵征君蕤，任侠有气，善为纵横学，著书号《长短经》。太白从学岁余，去游成都，赋《春感》诗云：“茫茫南与北，道直事难谐。榆荚钱生树，杨花玉糝街。尘萦游子面，蝶弄美人钗。却忆青山上，云门掩竹斋”。苏　为益州长史，见而奇之，曰：“是子天才英特，少益以学，可比相如。白于路中投刺，　待以布衣之礼。〈（白每与人谈论，皆成句读，如春葩丽粲于齿牙之下，时人号曰“李白粲花之论”。从弟令问常醉，目白曰：“兄心肝五脏皆锦绣耶？不然，向开口成文，挥翰霧散也？”）〉

开元中，李白谒宰相，封一板，上题曰：“海上钓鳌客李白”。相问曰：“先生临沧海钓巨鳌，以何物为钩、线？”白曰：“以风浪逸其情，乾坤纵其志，以虹霓为丝，明月为钩”。又曰：“何物为饵？”曰：“以天下无义气丈夫为饵”。时相悚然。〈（一说张祐尝谒李绅，自称钓巨鳌客。李盛怒，因诘之曰：“以何为竿？”曰：“以虹为竿。”问：“以何为钩？”曰：“以月为钩。”又问：“以何为饵？”曰：“以短李相为饵。”疑即一事而误传者。）〉

贵侠张姓者从李太白游，举网太湖，得一鱼，头上朱书云：“九登龙门天，三饮太湖水。必竟不成龙，见杀张公子。”李太白云：“酌醴　神鱼，千金买一醉。”遂命之。

李白初自蜀到京师，贺知章闻其名，见之，请观所为文。读未竟，称叹者数四，谓曰：“公非人间人，岂太白星精邪？”于是，解金貂换酒，醉归。及见《乌夜啼》，曰：“此诗可啼鬼神也！”词曰：“黄云城边乌欲栖，归飞哑哑枝上啼。机中织锦秦川女，碧纱如烟隔窗语。停梭怅然忆远人，独宿孤房泪如雨。”

天宝中，白供奉翰林禁中。初，重木芍药植兴庆池东沉香亭，会花开，上乘照夜车，太真妃以步辇从，选梨园中弟子，得乐十六色，李龟年手捧檀板押众乐前，上曰：“赏名花，对妃子，焉用旧词！”命龟年持金花笺宣赐李白，立进《清平调》三章，其一云：“云想衣裳花想容，春风拂槛露华浓。若非群玉山头见，会向瑶台月下逢。”其二云：“一枝浓艳露凝香，云雨巫山枉断肠。借问汉宫谁得似？可怜飞燕倚新妆。”其三云：“名花倾国两相欢，常得君王带笑看。解释春风无限恨，沉香亭北倚阑干。”上命梨园弟子略约调抚丝竹，龟年歌之，真妃持玻璃七宝杯酌西凉州葡萄酒，笑领歌词，上因调玉笛倚曲，每曲遍将换，则迟其声以媚之。自是顾李翰林异诸学士。〈（白尝便殿撰诏

诰，时十月大寒，笔冻莫能书字，帝敕宫嫔十人侍白左右，令各执牙笔呵之，取而书诏。）〉

李白常醉，令高力士脱靴，力士深憾之，谮于贵妃。帝常三欲命白宫，卒为宫中所捍而止。白乃放骜不自修，与贺知章等八人为“酒中八仙”。帝赐金放还，白咏鹦鹉以自况，云：“落羽辞金殿，孤鸣叱绣衣。能言终自弃，还向陇山飞。”

李白既被斥弃，乃浪迹江湖，时侍御史崔宗之谪官金陵，与白诗酒唱和，尝夜月乘舟自采石达金陵，着白衣宫锦袍于舟中，顾瞻啸傲，傍若无人。赠白诗云：“我是潇湘放逐臣，君辞明主汉江滨。天外常求李白老，金陵捉得酒仙人。”白和云：“严陵不从万乘游，归卧空山钓北流。自是客星辞帝座，元非太白醉扬州。”

崔颢题黄鹤楼云：“昔人已乘白云去，此地空余黄鹤楼。黄鹤一去不复返，白云千载空悠悠。晴川历历汉阳树，春草凄凄鹦鹉洲。日暮乡关何处是？烟波江上使人愁。”李白过武昌，见此诗叹服，遂不复作。去而赋《金陵凤凰台》云：“凤凰台上凤凰游，凤去台空江自流。吴宫花草埋幽径，晋代衣冠成古丘。三山半落青天外，二水中分白鹭洲。总为浮云能蔽日，长安不见使人愁。”其后一禅僧用此事作偈云：“一拳锤碎黄鹤楼，一脚踢翻鹦鹉洲。眼前有景道不得，崔颢题诗在上头。”

李白游丹阳湖，酷爱其景，乃张帆载酒，纵意往来，有诗云：“湖与元气连，风波浩乃止。天外贾客归，云间片帆起。”

李白被谪时，一日乘醉骑驴入华阴县，县令呵止之，问其状，白索笔供云：“曾使龙巾拭唾，御手调羹，力士脱靴，贵妃捧砚。天子殿前尚容走马，华阴县里不许骑驴？”令大惊谢罪。

李白尝至湖州，司马问白何人？白以诗答曰：“青莲居士谪仙人，酒肆藏名四十春。湖州司马如相问，金栗如来是后身。”〈（白居蜀青莲乡，故号青莲居士。）〉

池州有九子山，高数千丈，上有九峰如莲花，李白改为九华山，与高霁、韦权联句，白曰：“妙有分二气，灵山开九华。”霁曰：“层标遏迟日，半壁明朝霞。”权曰：“积雪曜阴壑，飞流韵阳崖。”白曰：“青荧玉树色，缥缈羽人家。”

李白登华山落雁峰，曰：“此处最高，呼吸之气想通帝坐，恨不携谢眺惊人诗来‘搔首问青天’尔。”天宝末，太白坐永王　事系浔阳狱，朝命崔涣鞫问，狱中上诗曰：“邯郸四十万，同日陷长平。能回造化笔，或冀一人生。”得减死流夜郎。〈（太白客并州日，识汾阳王郭子仪于行伍间，谓哥舒翰曰：“此壮士，目光如火照人，十年当拥节旌。”屡脱其刑责。翰因署为牙门将。因翰林坐永王之事，汾阳功成，请以官爵赎翰林，上许之，因而免诛。）〉

乾元中，尚书郎张谓出使夏口，沔州牧杜公、汉阳宰王公觞于江城之南湖。方夜，水月如练，清光可掇，张公乃顾白曰：“此湖古来贤豪游者非一，而枉践佳景，寂寞无闻，夫子可为我标以嘉名。”白因举酒酌水，号之曰郎官湖。

靳州黄梅县峰顶寺在水中央，环伏万山，人迹所罕到，太白尝题其上云：“夜宿峰顶寺，举手扪星辰。不敢高声语，恐惊天上人。”〈（后曾阜为令时，因事登其上，见梁间一榜，尘暗粉落，拂涤视之，乃谪仙诗。世传杨大年幼时诗，非也。）〉

李太白《菩萨蛮》词曰：“平林漠漠烟如织，寒山一带伤心碧。暝色入高楼，有人楼上愁。玉梯空伫立，宿鸟归飞急。何处是归程？长亭连短亭。”又《忆秦娥》词曰：“箫声咽，秦娥梦断秦楼月。秦楼月，年年柳色，灞陵伤别。乐游原上清秋节，咸阳占道音尘绝。音尘绝，西风残照，汉家陵阙。”〈（宋人选填辞曰《草堂诗余》，其曰“草堂”者，大白诗名《草堂集》，见郑樵书目。太白本蜀人，而草堂在蜀，怀故国之意也。曰“诗余”者，一词为诗之余，而百代辞曲之祖也。）〉

李白晚度牛渚矶至姑孰，爱谢家青山，欲终焉。及卒，遂葬山麓。其后有李赤者，作姑孰十咏，自比太白，故自号曰李赤。即为厕鬼所惑，死于厕。〈（世传太白过采石，酒狂捉月。窃意当时槁殡于此。有客书一绝云：“采石江边一Ａ土，李白诗名耀千古。来的去的写两行，鲁班门前掉大斧。”）〉

杜甫

〈〔字子美。每朋友至，引见妻子，韦侍御见而退，使其妇送夜飞蝉以助妆饰。大历中，出瞿唐，下江陵，溯沅湘以登衡山，因客未阳，游狱祠。大水遽至，涉旬不得食，县令具舟迎还，馈之牛炙、白酒，甫大醉，一夕卒。或以为奔涛所漂，莫可踪迹。〕〉

杜甫十余岁，梦人令采文于康水。觉而问人，此水在二十里外，乃往求之，见峨冠童子，告曰：“汝本文星典吏，天使汝下谪为唐世文章。云诰已降，可于豆垅下取。”甫依其言，果得一石，金字曰：“诗王本在陈芳国，九夜扪之麟篆熟，声振扶桑享天福。”后因佩入葱市，归而飞火入室，有声曰：“邂逅秽吾，令汝文而不贵。”

杜甫寓蜀，蚕熟，每与妻子躬行乞曰：“如或相悯，惠我一丝两丝。”自京赴奉先诗曰：“老妻既异县，十口隔风雪。谁能久不顾？庶往共饥渴？入门闻号啕，幼子饥已卒。吾宁舍一哀，里巷犹呜咽。所愧为人父，无食致夭折。”

严武镇成都，奏杜甫为参谋。甫于浣花里种竹植树，结庐枕江，纵酒啸咏，与田唆野老相狎荡，都无拘检。武过之，有时不冠。武每于饮筵骋其笔札，甫乘醉瞪视曰：“严挺之乃有此儿！”武恚，目甫久之曰：“杜审言孙子拟捋虎须。”合座皆笑，以弥缝之。武曰：“与公等饮馔谋欢，何至于祖考矣？”房太尉　亦微有所忤，忧怖成疾。武母恐害贤良，遂以小舟送甫下峡。李太白为《蜀道难》，乃为房、杜危之也。略曰：“剑阁峥嵘而崔嵬，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。所守或非人，化为狼与豺。朝避猛虎，夕避长蛇。磨牙吮血，杀人如麻。锦城虽云乐，不如早还家。蜀道之难，难于上青天，侧身西望长咨嗟！〈（　少时，曾至洲渚上，捏沙成睡嵇康，甚有标态，见者多爱之。）〉

杜子美《戏作俳谐体遣闷》云：“异俗吁可怪，斯人难并居。家家养乌鬼，顿顿食黄鱼。旧识难为态，新知已暗疏。治生且耕凿，只有不关渠。”又，“西历青羌坂，南留白帝城。于菟侵客恨，X妆作人情。瓦卜传神语，畬田费火声。是非何处定，高枕笑浮生”。太白尝《戏赠子美》曰：“饭颗山头逢杜甫，头戴笠子目卓午。为问因何太瘦生？总为从前作诗苦”。或云：“白以甫龌龊，故有饭山之诮。”

子美善郑广文，尝以《花卿及姜楚公画鹰歌》示郑，郑曰：“足下此诗可以疗疾。”他日郑妻病，杜曰：“尔但言‘子璋髑髏血摸糊，手提掷还崔大夫。’如不瘥，即云‘观者徒惊帖壁飞，画师不是无心学。’未间，更有‘昔日太宗拳毛　，近时郭家狮子花。’如又不瘥，虽和、扁不能为矣。”

有病疟者，子美曰：“吾诗可以疗之。”病者曰：“云何？”曰：“夜阑更秉烛，相封如梦寐。”其人诵之，疟犹故也。子美曰：“更诵吾诗云‘子璋髑髏血模糊，手持掷还崔大夫。’其人诵之，果愈。”〈（俗言避疟鬼，必伏幽隙之地。不然，必画易容貌。故子美诗“三年犹疟疾，一鬼不销亡。隔日搜脂髓，增寒抱雪霜。徒然潜隙地，有

腼屡鲜妆。”）〉

杜甫子宗武以诗示阮兵曹，兵曹答以石斧一具，随使拜诗还之。宗武曰：“斧，父斤也。兵曹使我呈父加斤削也。”俄而阮闻之，曰：“误矣！欲子斫断其手。此手若存，天下诗名又在杜家矣。”〈（廖凝好滑稽，裴说尝经杜工部墓，以诗示之，其句云：“拟凿孤坟破，重教大雅生。”凝览而笑曰：“吾谓足下为诗人，不料君是劫墓贼耳。”说甚惭。夔峡道中有少陵诗一首，以天字为韵，榜之梁间。有一监司过而见之，辄和韵大书其侧。后有人嘲之云：“想君吟咏挥毫日，四顾无人瞻似天。”过者无不笑之。宋乾道间，林谦之为司业，与正字彭仲举游天竺，小饮论诗，谈到少陵妙处，仲举微醉，忽大呼曰：“杜少陵可杀。”有俗子在邻壁闻之，遍告人曰：“有一怪事，林司业与彭正字在天竺谋杀人。”或问所谋杀者为谁？曰：“杜少陵也。不知是何处人。”闻者绝倒。）〉

此明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